

基于广域多层次社区花园网络的城市自然教育实践与机制研究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and Mechanism of Urban Nature Education Based on Broad-Area Multi-Level Community Garden Network

刘悦来^{1*} 王奕辰¹ 马 凯² 常 莹³
LIU Yuelai^{1*} WANG Yichen¹ MA Kai² CHANG Ying³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2. 墨尔本大学墨尔本设计学院, 墨尔本 VIC3052; 3. 西交利物浦大学设计学院, 苏州 215123)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92; 2. Melbourne School of Design,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Melbourne, Australia, VIC3052; 3. Design School,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China, 215123)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4)10-0023-10

DOI: 10. 12193 / j. laing. 2024. 10. 0023. 003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4-06-11

修回日期: 2024-07-30

摘 要

溯源自然教育理论发展, 多位思想家和教育家强调了个体作为自然一部分发挥主体性进行参与和实践在自然教育中的核心作用。随着以自然教育为基本属性的全国社区花园网络向着广域多层次发展, 以社区空间为场地的自然教育空间生产实践正以易达、可持续和参与实践程度高的优势逐步推广。通过回顾、梳理广域多层次社区花园网络从理论到实证层面对于自然教育的作用, 并以从上海到全国的社区花园实践为例, 归纳不同层级社区花园自然教育的实践、创新、作用和机制, 总结社区花园基层共建推动自然教育的基本模式, 旨在公众参与社区微更新的政策与实践背景下, 以社区作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单元, 形成可推广的社区花园自然教育路径, 激发基层共建意识, 丰富城市微更新主题与参与方法。

关键词

自然教育; 社区花园; 城市更新; 社区治理; 社区营造

Abstract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education theory reveals that numerous thinkers and educators have underscored the pivotal role of individual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encouraging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active agents in nature education. As the nationwide community garden network expands, with nature education as its cornerstone, the utilization of community spaces for natural education is increasingly promoted due to its accessibility, sustainability, and high participation. This study reviews the practices, innovations, roles, and mechanisms of nature education within community gardens across various levels. By analyzing the function of extensive multi-level community garden networks in nature education from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and referencing community garden initiatives in Shanghai and beyond, we aim to consolidate and advance a replicable model for grassroots collaboration in community gardens that fosters nature education. We strive to establish a scalable framework aligned with policies promoting community-based cooperation, governance, and public engagement in urban revitalization efforts. The community garden approach to nature education raises awareness about grassroots collaboration and diversifies urban regeneration themes and methods.

Keywords

nature education; community garden; urban regenera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刘悦来

1971年生/男/山东青岛人/博士/副教授/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间优化技术重点实验室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分实验中心主任/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研究方向为可持续景观规划设计、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景观管治与公众参与

王奕辰

2000年生/男/上海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

马 凯

1995年生/男/山东青岛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

自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来, 城市发展相关学科的实践和研究出现了三大趋势: 在环境方面关注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

在社会方面关注空间生产、社会网络等层面的运作机制; 在空间方面关注存量微更新与社区营造。近10年来, 社区花园通过公众参与与城市微更新来提升城市消极空间基层治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微更新中居民基层治理共同体意识形成机制研究”(编号: 22BSH039); 西交利物浦大学重点项目建设专项“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中的微景观再生的作用——社区花园对生态及老年健康恢复效益的检验”(编号: KSF-E-58)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2720427@qq.com

理能力，为解决中国城市社区存在的公共性弱^[1]的社会问题贡献了积极力量。

随着公众生态意识的提升，自然教育成为了新兴的公众需求。从源流上讲，近几年兴起的自然教育与工业时期以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2]有所不同：前者强调接触、热爱并回归自然的思想，而后者则强调孩子的自然发展。尽管二者存在差异，但二者的本源均包含着自然学习的内核。并且后者包含将人纳入自然范畴，鼓励通过接触自然进行独立学习思考、参与劳动教育，激发孩子能力的内涵，与当下城市微更新中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需求契合。因此本研究将以上两类思想理论共同纳入自然教育实践与研究的讨论范围。

1 社区公众参与视角下自然教育的研究与实践现状

在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与自然观形成的需求下，当前城市微更新与社区营造逐渐重

视社区中公众参与的景观营造与自然教育的结合。自然教育思想发展历程中，多位哲学家与教育家提出了从实践中获取经验、在实践中形成经验，将自然教育与生活相结合^[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阿尔杨·瓦尔斯认为自然教育也是公众参与教育，是让不同年龄段的公众参与其中的任何形式的教育^[4]。

卢梭、福禄培尔等思想家和教育家均强调了自然教育中的主体性和自由发展，应遵循青少年儿童的自然本性自然成长，使其成为自主学习、自我实现并且拥有权力的人^[5]，他们的自然教育活动是内部需要、情感、意志等作用于外部环境的积极主动发展^[6]，是“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自然过程^[7]。

1.1 社区公众参与视角下自然教育相关研究现状

本文“自然教育”主题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时间跨度为2004—2023年。

以“自然教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获取文献2 032篇。领域年发文量呈上升趋势并于近两年下降 (图1)。运用CiteSpace对数据集内文献数据开展分析研究。国内自然教育主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与源流，以及风景园林/景观领域的空间设计与策略，涉及公园规划、人与自然交互等。自然教育研究近年来浮现出“社区”“主体性”等社区公众参与相关关键词。景观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园和校园，公众参与相关研究较少 (图2)。相关研究的关键词聚类浮现出“社区花园”关键词 (表1)。此外，当前已有部分以社区花园为主题的自然教育研究发表于学术期刊^[8-10]。综合城市相关学科实践与研究

1.2 公众参与的社区花园自然教育空间共建实践

自然教育活动可分为感知型、认知型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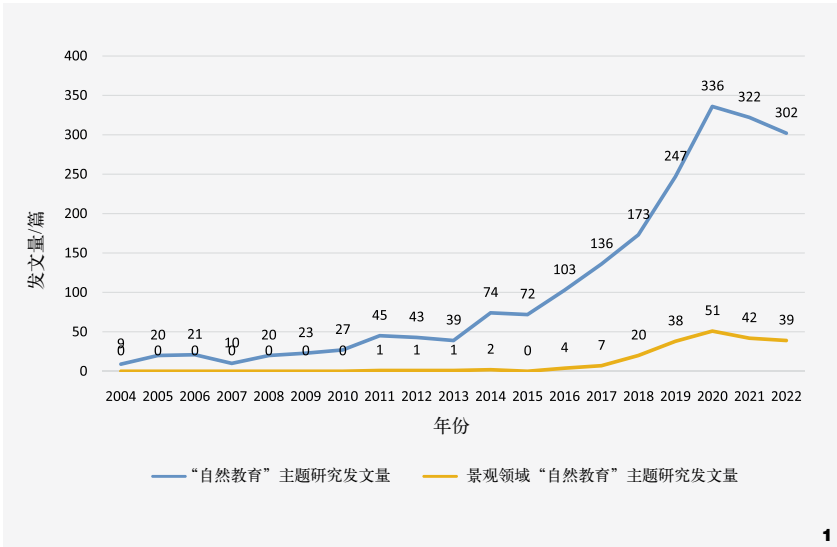


图1 国内“自然教育”主题研究发文量变化趋势
Fig. 1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domestic research publications on the themes of “nature education”



图2 国内景观领域“自然教育”主题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 2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of “nature education” theme research in the domestic landscape field

表1 “自然教育”主题研究关键词共被引聚类汇总分析
Tab. 1 Cluster summary analysis of co-citations of keywords in research on the topic of “nature education”

类别 Categories	聚类名称 Cluster	S 值 Silhouette value	主要关键词 Main keywords
理论	卢梭	0.851	景观设计、乡村振兴、国家公园、社区花园
	自由	0.931	自然、自然人、道德教育、公民
	教育思想	0.949	西方、自然主义、启示、幼儿教育
策略	自然教育	0.942	幼儿园、卢梭、自然主义教育、学前教育
	环境教育	0.828	儿童、环境解说、教育、儿童教育
	自然主义教育	0.64	卢梭、劳动教育、夸美纽斯、素质教育
	传统教育	0.913	历史变迁、自然教育观、比较、生态系统
范围	城市公园	0.962	策略、现状、国有林场、乡村建设
	乡村	0.931	景观规划、环境特征、民间组织、幼儿创新教育
	城市绿地	0.936	儿童公园、生态系统服务、文化服务、公众感知

注：S 值为聚类平均轮廓系数 (Silhouette) 的简称，一般 $S > 0.5$ 可以判定聚类合理，S 值越高，聚类效果越好。

实践型^[11]，通过课程教育、户外实践等方式进行^[2]。当前国内自然教育研究存在以下问题：(1) 偏重理论知识教育，主体参与实践的相关研究不足；(2) 自然教育的实践与研究主要集中于森郊野公园，缺少城市内、中小尺度的研究；(3) 基本由教育机构主导，较单一。

广泛的研究与实践认为社区花园是重要的自然教育场地。社区花园方便易达并提供给儿童自由玩耍的空间与亲近自然的机会，是自然教育的优质空间^[12]，有助于解决城市社区绿地存在难以吸引儿童进行户外活动、与自然产生积极互动的问题^[13]。参与社区花园的全过程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将参与者从消费者的身份中翻转，成为空间的生产者^[14]，将主体置身于环境中来激发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情感联系，实现人与生态环境之间良性的交互作用^[15]。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中易被忽略的一项议题就是“邻里交往不足”^[16]，小区以及周边作为日常的居住生活空间，可以发挥重要的社会黏结作用^[17]，具有公众更

易参与、多元主体间更易产生连接的特征^[18]，更易于儿童的自然发展。

1.3 社区花园自然教育体系构建

社区花园作为城市微更新的手段之一，其自然教育体系建设内容具有公众参与、渐进式与在地化的特点。具体来说：(1) 选取或创造适宜种植参与的空间尺度，配套农事与园艺相关设施，采用渐进式的更新，场地的更新与运维依托公众参与并且程度逐步提升，并可能实现完全自主更新运维的理想状态；(2) 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基础的种植场地或场地加配套的课程，课程活动围绕自然认知、自然体验与自然实践等层面开展，通常由在地或合作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组织；(3) 在组织或进行自然教育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学生社团、家长团体或社会组织等团队的建设与运维职责确立，团队通常由在地主体构成。

社区花园自然教育实践的体系构建路径一般通过：(1) 经由一方主导，以传统项

目或公众提案形式确定场地和核心推动的主体，进行调研、招募与讨论；(2) 发动基层主体参与花园共建，进行空间自主生产的自然实践，发掘关键人物或群体组织，引入多元力量共建共治；(3) 自然教育空间运维转向由在地（自）组织主导，依托组织进行后续自然教育课程与实践的结合与探索。从提案发起到共建、运维的持续运营当中，通常依托于各类工作坊、实地营建与课程活动，实践认识自然、接触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自然教育自主运营。

2 社区公众参与共建对于自然教育的作用与影响研究

自然教育思想认为，根据儿童能力来选择的自然教育对于青少年儿童的智慧、道德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以及身心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19-20]。城市儿童缺乏对自然的直接体验所能带来的体力活动、人格和道德的养成、创造力的培养等机会^[21]，易因为对自然环境缺乏兴趣、对电子产品过于依赖以及缺乏安全的公共环境等原因导致心理健康问题^[22]。社区花园提供接触自然的机会，花园的社区参与则提供了促成居民主体性“复位”的可行路径^[23]。社区花园营造有助于锻炼儿童多方面的能力，增强其环境意识及公民素养^[24]。

2022年开展的针对社区花园的调研问卷中，多数受访者认为社区花园对于身心有促进作用，并认为其能够生产出更多元的教育方式^[25]。本研究通过线下访谈和线上社群针对参与过自然教育的居民开展定向调研。研究共收取130份问卷，本次问卷通过定向调研高校/职校学生，以补充研究自然教育对该群体的作用。受访者参与的社区花园自然教育类型广泛，其中大多数参与（景观）植物种植活动（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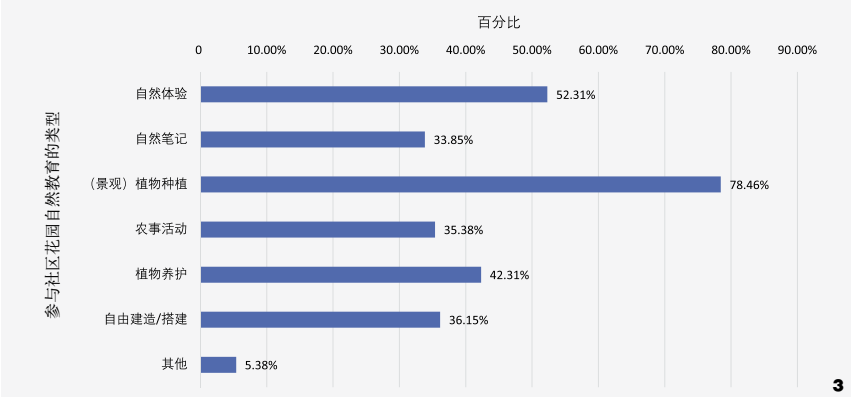


图3 受访者参与社区花园自然教育的类型
Fig. 3 Types of respon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arden nature edu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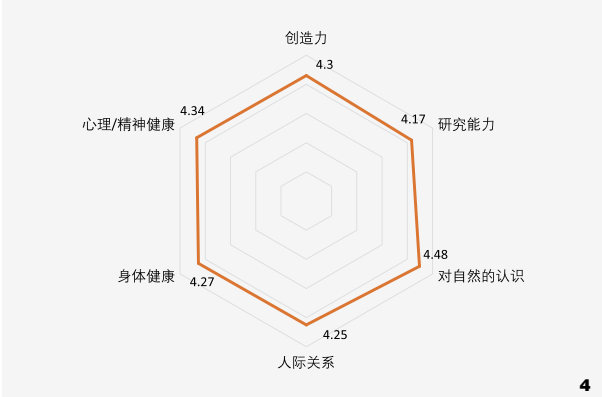


图4 受访者对于社区花园自然教育作用的反馈评分
Fig. 4 Respondents' feedback ratings on the role of community garden nature education

2.1 社区花园自然教育对于综合能力与身心健康成长方面的作用

问卷设置创造力、研究能力、对于自然的认识(自然观)、人际关系、身体健康、心理/精神健康共6个维度,调查社区花园自然教育对于综合能力与身心健康成长方面的作用。结果显示受访者认可自然教育对参与者具有综合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形成自然观的作用(图4)。调研数据证明社区营造有助于锻炼多维度的能力。

2.2 社区花园自然教育对于综合能力与身心健康成长方面的影响因素

问卷设置环境感知、社交、参与空间生产、可达性、体系层面共5个维度9个选项,调研社区花园实现自然教育作用的影响因素。促成自然教育作用的因素中,受访者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能够身体力行参与到空间的改造,证明了空间生产对于自然教育的重要作用(图5)。同时,在统计受访者对于社区花园自然教育的印象时,“家门口”“身体力行”也再次证明了自然教育“参与”和“附近”属性的教育价值。综上所述,社区花园实现了自

然接触与自然发展目的,并以多维度的作用激发自主参与的内驱动力,是自然教育实践的重要形式。

3 广域多层次社区花园的自然教育实践与机制

3.1 社区层面自然教育主题社区花园实践——以上海市创智农园为例

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创智农园(简称农园)作为上海首个位于开放街区中的社区花园,原是一块未充分利用的荒废配建绿地。2016年,经政府与企业合作,第三方负责改造和运维,使其成为上海首个开放式街区内枢纽型社区花园。

3.1.1 创智农园自然教育空间与运维实践

针对创智片区公共开放与自然教育空间不足,农园规划了设施服务区、公共活动区、园艺农事区等片区^[20]。自然教育层面:朴门菜园区展示可持续设计,一米菜园供居民自主种植;公共农事区结合自然教育与农事活动;互动园艺区鼓励共建共享,墙面涂鸦展示儿童自然认知,农园还设有室内外社区客

厅和广场,满足交流需求。

农园提供常规服务和参访交流,注重科普教育,开设社区花园自然教育课程和营造活动,融合自然教育与社区生活。农园作为高密度城市环境中的都市农园与社区绿地,通过第三方组织管理的螺旋花园、草莓塔等共建种植空间,结合农园课程和场地的认领,形成常态化自然实践的“硬件”与“软件”配套。农园设计时注重生物多样性种植,构建丰富的植物库和实践基地,也可承担短期的自然认知、自然体验等相关的课程与参访。

农园的最大特色是居民全过程参与和运维,大部分种植由居民以及在地者组成的自组织完成,如一米菜园通过居民认领小尺度菜园—自主种植—自主运维的形式,辅以社会组织提供的专业培训和个性化种植服务,让在地者亲近自然,以农耕培育归属感,增强在地的自主意识与共同体意识(图6)。

3.1.2 创智农园自然教育的创新与作用

城市公共性的缺失使得儿童发挥自主性创造、通过交往与劳动自然成长的机会减少。居民“自主”的空间缺失,忽视了生活的多样

性和社会性^[27]，反映在自然教育上则表现为：“授课”式、“郊野”式的成熟商业路径逐步增加，而“创造”式、“陪伴”式的教育路径尚未成熟构建。

农园是专为儿童设计的自然教育平台，重视青少年儿童在参与实践中与自然的相互作用，鼓励孩子们在游戏中感知世界，并为他们的活动赋予空间活力^[28]。劳动是青少年儿童与自然的桥梁，他们不仅观察、体验，还能认养、改造农园，是农园的主要使用者和自然教育功能的真正“激发者”。农园共建使得空间的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以空间生产增强行动者主体意识。农园的自然教育共建实践展示了如何重建“人与地”和“人与人”的联系，对于青少年儿童的自然成长起到了社会认知层面的重要作用，助力儿童形成自我与社会性人格。

面对基层政府和中小学校在自然教育层面的缺位，以及市场提供的自然教育类型、场地等存在局限的问题，通过居民和社会组织的社会力量，参与者能够在以往由政府或企业单一供给到社会力量主导的土地空间上认识自然、体验自然、改变自然。农园是一次在城市中构建“回归自然”空间的实践，也是一次城市自然教育路径的探索。作为空间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农园的实践揭示了强调社会参与的城市微更新与自然教育结合的可行性。农园空间更新提供允许居民自主实践，自然教育课程的“硬件”与“软件”综合的自然教育场地，综合性、开放性和公共性的自然教育场地可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则进一步促进公共空间更新和自然教育课程与活动的迭代，以此往复形成可持续发展路径。

3.1.3 创智农园自然教育体系与机制

农园项目初期合作涉及多方参与：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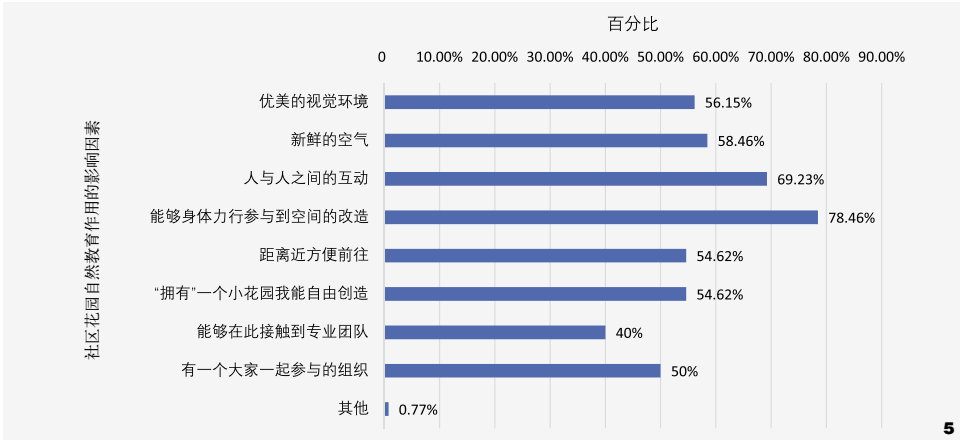


图5 受访者认为社区花园自然教育作用的影响因素
Fig. 5 Factors influencing respon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nature education role of community gardens

部门负责监督管理，瑞安集团负责建设、运维和经费支持，四叶草堂作为第三方参与社区营造和日常运维^[26]。农园通过公众参与挖掘在地力量，形成自组织来负责与第三方组织共同维持社区花园的运作^[29]。在自然教育空间和活动形成常态化运维的过程中形成了民间自发社团组织，农园管理转向居民与社会组织共同主导，居委会和物业参与到该组织中。

创智农园建立了以第三方非营利组织为核心的，联合学校、企业、政府等多方力量的协同系统，使得农园具有包容性基因^[30]，同时举办多样活动推动自然教育体系的长效运营（图7）。农园展示了社区花园自然教育的基本模式，即社区共同体意识与自然教育相互促进，以居民参与自然活动为驱动力，实现自然教育和空间运维的统一，推动在地资源转化。

3.2 街镇层面自然教育主题社区花园实践——以上海市东明路街道为例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作为安置中心城区重大工程动迁居民以及征地农民的片区，面临着整体风貌老化、居民区公共绿化

养护不善、居民私自种菜破坏绿地以及监管缺失等问题^[31]。

3.2.1 东明路街道自然教育空间与运维实践

东明路街道（简称街道）有着多样化的自然教育需求：（1）部分老旧小区绿地空间退化，缺少接触和认知自然的空间条件；（2）部分条件较优小区的绿地空间尚得到未充分利用，许多中小学生家长希望拥有便利的自然教育空间与课程；（3）街道中的中小学校希望结合自然教育和学校空间更新，培育学生社团实践自然活动和课程。

针对上述问题，东明路街道借助社区花园为载体，将补绿工程转化为共建项目，发动基层参与，引入社会力量，培育自治团队，利用社区、街区和学校绿地、荒废场地等发动共建改造，推动社区更新。街道以自然为导向，启动“花开东明，缤纷社区”项目，自2019年起引导居民自主营建花园，举办花园竞赛与花园节。同时街道设立儿童议事团队，结合美育课程与花园营建，引导青少年全程参与花园建设^[32]，探索自主的自然教育模式的可行性。东明路街道的社区花园实践



图6 创智农园自然教育场景
Fig. 6 Nature education scene of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Community Gard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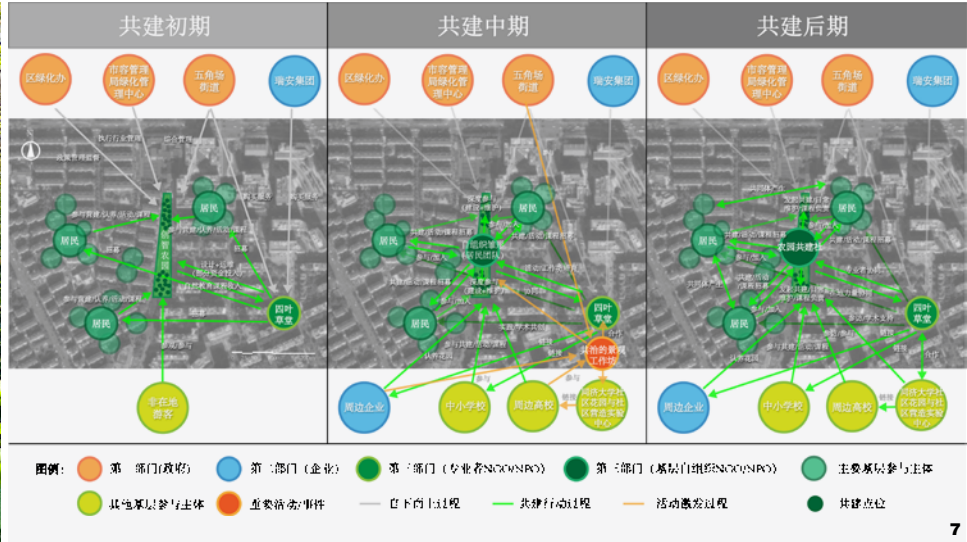


图7 创智农园自然教育体系形成
Fig. 7 The formation of nature education system in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Community Garden

是“最近”的自然教育的实践尝试，场地的
小微尺度和便利性使得居民深度自主的自然
教育成为可能。通过赋权、赋能的方式发动
居民自主进行社区花园设计与营建，体现了
两派自然教育思想的耦合：一方面，发动居
民进行花园营建的全过程囊括自然认知、自
然体验和自然实践；另一方面，居民在此过
程中是自由且自主的。在专业组织和学生的协
助下，通过社区中小微场地的介入，居民得
以便利地体验认识植物、改善土壤、种植植
物和长期维护等自然实践全过程。

在此基础上，东明路街道联合研究团
队探索参与式规划设计与治理，制定三年
行动计划，推出社区规划师制度助力自然教
育，通过系列工作坊培育在地力量，其主导的
“少年林长”“萌力通学路”等活动，拓宽了
自然教育的广度与深度。东明路街道是上海
首个系统推行儿童参与社区规划的街镇，通
过“小小社区规划师”项目，使儿童全程参
与社区花园建设（图8）。通过多年实践，东

明路街道逐步形成了基层参与的社区花园网
络，实现了基层共生的自然教育体系。

随着实践推进，街道成立了街区发展中
心，提升公众参与度与深度，举办街区商户和
学校融合社区参与的花箱打造、春日花园共创
等自然教育活动。在此过程中，涌现出多个由
基层自主推动的自然教育社区花园。借由基层
共建共治的参与系统，街道正逐步探索自然教
育在空间与社会层面的全覆盖。

3.2.2 东明路街道自然教育的创新与作用

东明路街道以社区规划师和花园建设为
核心，赋权居民建造与管理，创新居住用地
公共绿地更新与管理模式，推动系统性自然
教育。居民通过主观认知与实际行动，形成
“认同感—归属感—使命感”的递进关系^[33]，
驱动参与以实现自我价值与自然教育意义。
通过社区规划师工作坊，以“能人”引领群
体，开展共生活活动，促使公众从“交流”“交
往”走向“交融”，将自然教育由“被给予”

转为“自我生产”。基层系统的深化激发公众
以自发形式链接现有资源，在共同体意识驱
动下，推动自然教育的基层发展。

街道积极倡导儿童参与社区规划，通过
空间营造、精神培育、文化提炼三个阶段激
发儿童主观能动性与社区归属感，建立儿童
参与机制保障权益。社区花园体系激发青少
年儿童认识到接触与改变自然是个人能力所
及之事，让儿童深度参与社区共建、共治、
共享，形成系统化参与路径^[14]。

东明路街道的社区花园延续并发展了创
智农园在社区层面的空间与社会协同的作用，
探索了街镇层面推广自然教育，并在此基础
上形成共生系统的可行路径。其创新性和作
用体现在：一方面，基层政府、社会组织、
高校力量与在地居民借由多次街镇和社区层
面的行动形成合力，社区花园的自然教育实
践覆盖程度更广；另一方面，自然教育场地
转向更加小微的社区绿地，自然教育的参与
更便利、自主性更强、参与深度更深，因此



图8 东明路街道自然教育场景
Fig. 8 Nature education scene of Dongming Road Subdistri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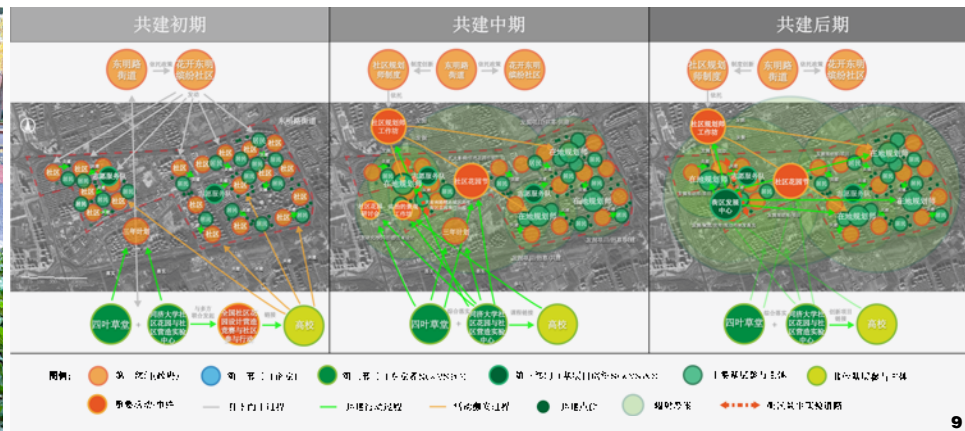


图9 东明路街道自然教育体系形成
Fig. 9 The formation of nature education system in Dongming Road Subdistrict

更加符合自然教育的初衷。

3.2.3 东明路街道自然教育体系与机制

街道以社区花园为起点构建“主体—单元—系统”的基层共生体系，自然教育与支持自然教育的街镇共生活动相互支持，如社区花园节集中进行社区花园的共建、展陈与演艺活动，在推广自然教育的同时，引发居民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发掘未来居民自组织关键人物，以单元公共空间营造衔接主体更新与系统更新。街道搭建多层级赋能平台，通过顶层设计、多层次赋能与制度保障，构建常态化的参与机制，推动社区花园与治理深度融合^[34-35]，形成基层政府、枢纽型自组织、多元在地社会组织/团体、高校、外部社会组织和企业商户等多方合作的基层治理系统，统筹各类自然教育空间与实践，培育空间与社会协同的自然教育点位的产生，实现自然教育与街区共生系统结合。街道建立“权利—责任—资金—人员”制度模式保障，明确权责并赋能赋权^[33]，整合资源，培养居民骨干，推动社区更新。

街道联合高校与在地组织，采用“1+1+N”社区规划师模式，招募关键人物并提供行动的制度、物质保障与培训，赋能赋权规划师推动在地与社会力量参与。“小小规划师”通过议事与实践发挥儿童自主性，借助社区花园参与实现多维度自然教育。

制度支持下，街道形成组织化街区发展中心治理枢纽，确保自然教育在基层参与体系中得到从发起至运维全过程、全方位支持，实现自然教育从自主提案到居民共创自治的常态化全过程。政府部门通过支持在地组织发掘项目并形成工作方法，促进街区内外资源循环。街道基层实践始于社区花园，最终为自然教育提供了坚实支撑，充分发挥了参与实践与共同体意识的协同效应(图9)。

3.3 全国层面自然教育主题社区花园实践——以团园行动和全国社区花园设计营造竞赛与社区参与行动为例

随着信息渠道的发展，全国范围内的单点型社会行动开始利用网络、媒体和学术平台进行扩展。凭借对公众交往和自然需求的

内驱动力，通过网络社群及高校合作，初步构建全国社区花园网络，建立社区花园自组织实践与交流的平台，初步验证了发动基层自组织推动自然教育空间营建的可能性。

3.3.1 全国社区花园行动自然教育空间与运维实践

全国社区花园行动是社区、街镇和市域层面社区花园实践的推广与发展，因此其行动逻辑是发动全国的社群力量发掘“附近”的潜力空间，居民利用小微尺度空间的更新进行认知、体验和种植改造。在全国自主的社群力量的支持下，社区花园自然教育发展出了多样化的种植和活动主题，形成广域和区域的社区花园交流平台。其中创新的自然教育形式包含但不限于：形成手册和工具包赋能各地参与者共享自然教育方法；与中小学校深度合作将自然教育融入课程；各地社会组织与街道、社区达成合作推出系列社区花园共建点位，形成区域自然教育场景。

团园行动(SEEDING行动)是由社会力量发起，运用线上社群发动居民自主构建联系，营建花园，分享植物知识，进行自然教育的



图10 全国社区花园设计营造竞赛与社区参与行动自然教育场景
Fig. 10 Nature education scene of National Community Garden Design Competition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Action

自主学习与交流的基层共建行动。2022年,行动2.0版本启动,通过行动手册、问卷调查、地图发布、白皮书编制和联盟建立等赋能方式,聚集了200名团长和万名居民共建社区花园网络。各地通过内部网络资源,获得基金会与社区支持,持续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推动多元力量的联动与微更新。

自2021年起,由高校与社会力量共同举办的三届全国社区花园设计营造竞赛与社区参与行动(简称全国花园竞赛行动)发动高校学生构建广域高校与基层的联系,利用社区空间进行花园共建(图10),活动覆盖41个城市,落地超180个花园,吸引上千名学生引领上万人次参与。活动入选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风景园林走近百姓身边”系列学术科普活动,在学会支持下,各地高校导师与学生通过花园营建助力社区花园自然教育传播。2023年的活动中,112个花园中有48个以“自

然教育”为主题。

3.3.2 全国社区花园行动自然教育的创新和作用

团园行动与全国花园竞赛行动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了参与式社区更新实践,并且推动了自然教育实践转向“广域自组织式”,激活了居民接触自然、融入自然的内在动力,构建情感共同体增强韧性。团园行动使居民在疫情期间享受到社区花园带来的食物生产、景观、自然疗愈等功能,满足部分日常活动需求,提升了公众健康意识,推动自然教育的自主化与广域发展^[25]。团园行动标志着社区花园自主营造进入广域自组织阶段,催生了“社会—空间”协作共同体^[19]。

全国花园竞赛行动则借助高校力量和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的学术力量,发挥大学生竞赛与实践活动的内驱力,赋能基层力量,促进专业人士与居民协同合作,为城市更新与

自然教育提供合力支持,构建各地自治中心,推动了城乡更新、社区街区工作与自然教育的深度融合。

全国社区花园的自然教育实践以更强的基层自主性从区域向广域推广,证明了人们对于回归自然并与自然互动需求的广泛存在,也证明了社区参与和自然教育相结合路径的可推广性以及二者之间的“相通”和相互促进。同时,全国的社区花园行动也揭示了自然教育可以通过一种自主的、便利的、附近的形式进行广泛推广:通过专业人员线上线下的赋能,基层主体可以不依赖于商业化的课程或自然教育基地,而是通过附近空间的自主营建完成自然的认知、营建,实现主体性回归和自由发展。

3.3.3 全国社区花园行动自然教育体系与机制

团园行动与全国社区花园设计营造竞赛

与设计参与行动以第三方非营利组织为主导，基于过往社区花园经验，结合社群基础构建广域网络，通过专业力量赋能基层，使基层成为主动的“激发者”，推动社区进一步赋能赋权共建，实现社区花园自然教育自下而上的发掘。

团园行动以专业力量协助居民共建能力提升，居民自主链接相关部门与多元主体，并通过在线协作提高信息透明度，促进高效流通，确保自然空间更新与自然教育的长效运维（图11）。

全国花园竞赛行动依托高校研究与实践平台以及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支持，发动学生这一基层与专业力量的复合主体，汇聚高校力量赋能社区。活动提供“陪伴式”“共议式”交流平台，实现小组间相互赋能（图12）。活动以多元化场景和主题创新社区花园自然教育，积极引入各主体共建共治，打破自然教育场地与关系的壁垒。

4 研究结论和展望

社区花园通过种植与建造的基础活动，以及公众参与建立与自然强联系的自主空间生产方式，搭建起物理空间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复合自然教育空间。通过将社区/街区废弃或闲置土地重新营建为自然空间，引导自主参与共建，形成共建的组织化并配套课程融合自主教育，将自然教育由学校与教育机构主导逐渐转向多主体的共治，提升青少年儿童参与空间治理的程度，尝试“修复”青少年儿童在城市空间当中存在的“人地”与“人人”关系的“断裂”。同时，社区花园在多学科支持下，通过社会力量统筹各部门以及基层主体诉求，尝试解决城市自然需求与城市更新逻辑、模式创新与实际落实的难题。

社区花园作为自然教育的基层阵地，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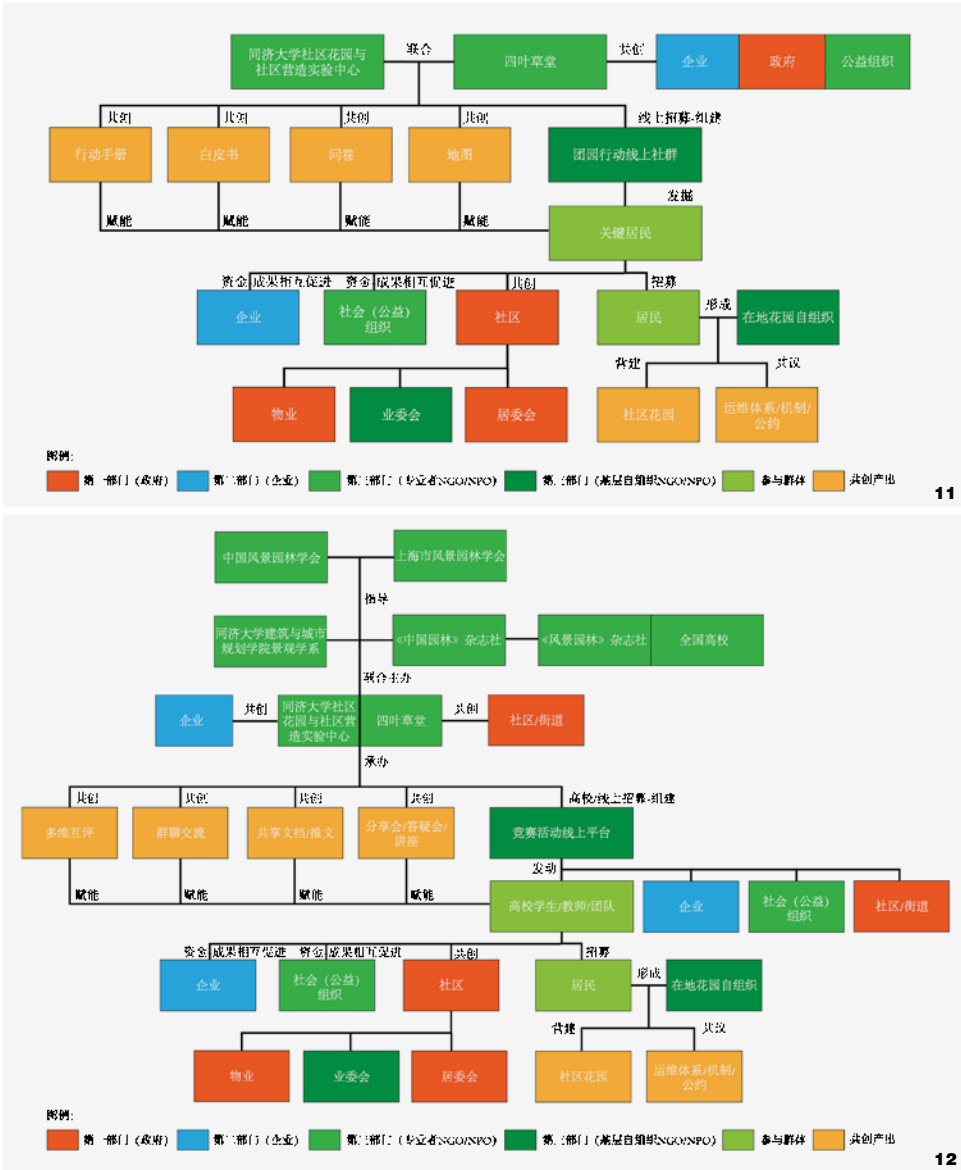


图11 团园行动自然教育体系形成
Fig. 11 The formation of nature education system in SEEDING GARDENS

图12 全国社区花园设计营造竞赛与社区参与行动自然教育体系形成
Fig. 12 The formation of nature education system in National Community Garden Design Competition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Action

过利用“家门口”空间，促进对自然的认知和体验、共建空间生产。共建的自然教育实践针对城市空间与自然教育存在的问题，结合公众参与政策、方法与作用，探索自然教育本源与功效。通过发掘自然空间生产实践中自然观形成、创造力和研究能力养成、身

心健康促进、社会网络链接、主体性回归和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的多元作用耦合，总结并实践自然教育和公众参与的相互促进的可行路径与方法。同时发挥社区花园社会作用，形成多层次社会网络，积极调动社会资本，实现自然教育的内部循环与外部联动，逐步

拓展自然教育的路径、方法与内容。

社区花园理念从社区拓展至街镇、城市,通过组织化、制度化推进自然教育实践,正迈向全国构建广域多层次的自主协同、广泛参与的社区花园行动网络。当前全国社区花园的实践已从社区单点型枢纽,拓展至街镇层面的系统化实践以及城市层面的多条线共生的区域共建共治共享网络,并正在全国层面探索广域共生的更多可能性,逐步实现从“0”到“1”,再到“100”“1 000”“10 000”的空间更新与社会修复实验。

本研究结论如下:(1) 公众参与空间营建是实现自然教育中接触自然和自然发展本意的重要途径,是空间学科介入自然教育实践的重要切入点;(2) 在城市更新从增量转向存量的背景下,社区空间可作为自然教育未来的重点实践场地,发挥其可达性强、公众参与程度高的优势;(3) 社区花园自然教育具有空间与社会的协同效应,空间共建与活动可以激发自然教育空间与课程、组织和体系等相互促进的潜在动力;(4) 通过研究社区花园自然教育中空间与社会协同,可以总结出针对不同尺度、多层次的社区花园自然教育的基本行动逻辑与步骤,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实验来验证并总结其中的可推广路径。

未来国内自然教育发展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完善:(1) 加强理论内容,纳入主体性相关自然教育理论,避免混淆或割裂,深化研究与实践体验;(2) 拓展自然教育空间产品,推动其与城市更新和治理体系的结合,拓展实践场景并探索可推广性;(3) 积极促进低耗低废的基层自然教育实践与各部门联动合作,推动共建的自然教育进入社区、街区、学校和医院等多样化的场景,促进低资源耗费和自然教育作用的相互促进。

自然教育与景观学科的交融证明了未来

的景观设计的空间落实将不再是“终点”,而是“起点”。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引导下,结合城市更新“空间—社会”协同体系,社区花园自然教育能够激发共治意识,改善环境,提升自然认知,并具备创新创业潜力,值得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及作者团队自绘/摄。

参考文献

- [1] 黎熙元,陈福平.社区论辩: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式转变[J].社会学研究,2008(2): 192-217.
- [2] 李鑫,虞依娜.国内外自然教育实践研究[J].林业经济,2017,39(11): 12-18.
- [3] 王秋霞,严奕峰.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当代价值[J].课程教育研究,2018(41): 1-3.
- [4] 姜诚.自然教育也是公众参与教育——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学习和可持续发展主席阿尔杨·瓦尔斯特[J].环境教育,2015(12): 80-81.
- [5] 刘黎明.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儿童观的历史演变[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4,14(06): 24-29.
- [6] 刘黎明.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历史贡献[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05): 75-79.
- [7] 黄英杰,王小丁,张茂恩.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嬗变与和合[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6): 92-97.
- [8] 刘悦来,许俊丽,陈静.身边的自然都市的田园——基于自然教育的上海社区花园实践[J].景观设计,2019(05): 6-11.
- [9] 周晨,黄逸涵,周湛曦.基于自然教育的社区花园营造——以湖南农业大学“娃娃农园”为例[J].中国园林,2019,35(12): 12-16.
- [10] 王宇晶,杨婷婷,梁倩瑜,等.基于儿童自然教育的深圳市社区花园建设研究[J].绿色科技,2022,24(01): 70-73.
- [11] 倪欣语,燕红,江帆,等.自然教育活动类型及策划初探[J].吉林林业科技,2022,51(03): 42-45.
- [12] 刘悦来,许俊丽,尹科雯.高密度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参与式营造——以社区花园为例[J].风景园林,2019,26(06): 13-17.
- [13] 周晨,周湛曦,熊辉,等.基于都市农业的社区童心园构建[J].城市学刊,2017(6): 69-73.
- [14] 刘悦来,王嘉颖,谢宛芸,等.儿童参与式社区规划路径及策略框架探索:以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为例[J].时代建筑,2023(04): 69-75.
- [15] 胡家德.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以重庆市北碚区为例[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自然科学医学

- 版,2017(12): 39-44.
- [16] 中国儿童中心.把儿童参与作为促进和保障儿童全面发展的大事[J].中国校外教育,2018(02): 4-10.
- [17] 刘佳燕.关系·网络·邻里——城市社区社会网络研究评述与展望[J].城市规划,2014(02): 91-96.
- [18] 刘悦来,崔灵楠,王奕辰.社会网络视角下新时期社区微更新实践研究——以上海社区花园为例[J].装饰,2023(11): 21-27.
- [19] 林有祥.苏霍姆林斯基自然教育思想及给我们的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1986(02): 17-20.
- [20] 周萍.卢梭自然教育理论探析[J].教育科学,1994(04): 59-64.
- [21] LOUV R.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Saving Our Children from Nature-Deficit Disorder[M]. New York: Workman Publishing, 2008.
- [22] 任泳东,吴晓莉.儿童友好视角下建设健康城市的策略性建议[J].上海城市规划,2017(03): 24-29.
- [23] 袁方成.增能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逻辑与行动路径[J].行政论坛,2019,26(01): 80-85.
- [24] 宗丽娜,朱晓宇,方博宇,等.儿童参与支持下的中国儿童友好型城市创建模型初探[J].北京规划建设,2020(03): 7-12.
- [25] 刘悦来,潘达祺.疫情背景下社区花园实践与公共健康促进探究[J].园林,2023,40(04): 26-33.
- [26] 刘悦来,尹科雯,魏阔,等.高密度中心城区社区花园实践探索——以上海创智农园和百草园为例[J].风景园林,2017(09): 16-22.
- [27] 邹华华,于海.城市更新:从空间生产到社区营造——以上海“创智农园”为例[J].新视野,2017(06): 86-92.
- [28] 于海.回到生活世界和生活空间——以上海创智农园为例[J].城乡规划,2017(04): 94-100.
- [29] 刘悦来,尹科雯,孙哲,等.共治的景观——上海社区花园公共空间更新与社会治理融合实验[J].建筑学报,2022(03): 12-19.
- [30] 毛健源,孙彤宇,刘悦来.基于共治枢纽的公共空间包容性营造机制研究——以上海创智农园为例[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9(03): 46-55.
- [31] 董莲婷.社区营造与居民参与:上海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的社区花园营建[J].公共艺术,2021(03): 82-91.
- [32] 齐玉丽,刘悦来.在地自主·多元融合:上海社区花园公共艺术实践参与机制探索[J].装饰,2021(11): 45-49.
- [33] 刘悦来,谢宛芸,毛健源.城市微更新中治理共同体意识形成机制——以社区花园为例[J].风景园林,2023,30(08): 20-26.
- [34] 刘悦来,谢宛芸.共治的景观系列参与式设计营造工作坊——基于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景观教学模式融合探索[J].园林,2022,39(12): 86-92.
- [35] 刘悦来,谢宛芸.共治的景观——基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明街道参与式社区治理实践[J].园林,2022,39(08): 4-11.